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

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，不提。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，兩席併作一席。眾媳婦另行擦桌整果，更杯洗箸，陳設一番。賈母等都添了衣，盥漱吃茶，方又坐下，團團圍繞。賈母看時，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，知他家去圓月。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。少了這四個人，便覺冷清了好些。賈母因笑道：「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，僑們都是請過姨太太來，大家賞月，卻分熱鬧，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，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，也都沒興。及至今年，你老爺來了，正該大家團圓取樂，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笑。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，也難擱下他們，跑到這裡來。偏又把鳳丫頭病了。有他一個人說說笑笑，還抵得一個人的空兒。——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！」說畢，不覺長歎一聲，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今日得母子團圓，自比往年有趣；往年娘兒們雖多，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為此，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。你們也換大杯纔是。」

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。因夜深體乏，且不能勝酒，未免都有些倦意。無奈賈母興猶未闌，只得陪飲。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，命將月餅、西瓜、果品等類都叫搬下去，命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。

賈母因見月至天中，比先越發精彩可愛，因說：「如此好月，不可不聞笛。」因命又將一番上女子傳來。賈母道：「音樂多了，反失雅致，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夠了。」說畢，剛纔去吹時，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。賈母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邢夫人便回說：「方纔大老爺出去，被石頭絆了一下，歪了腿。」

賈母聽說，忙命兩個婆子快去看去，又命邢夫人快去。邢夫人遂告辭起身。賈母便又說：「珍哥媳婦也趁便兒就家去罷，我也就睡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今日不回去了，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使不得。你們小兩口兒今夜要團團圓圓的，如何為我耽擱了？」尤氏紅了臉，笑道：「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。雖是我們年輕，已經是二三年來的夫妻，也奔四歲的人了，況且孝服未滿。陪著老太太玩一夜是正理。」賈母聽說，笑道：「這話很是。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。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！可是我倒忘了，該罰我一大杯。既這樣，你就別送，竟陪著我罷。叫蓉兒媳婦送去，就順便回去罷。」尤氏說給賈蓉媳婦答應著，送出邢夫人，一同至大門，各自上車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眾人賞了一回桂花，又入席換暖酒來。正說著閒話，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，嗚咽悠揚，吹出笛聲來。趁著這明月清風，天空地靜，真令人煩心頓釋，萬慮齊除。肅然危坐，默然相賞。聽約兩盞茶時，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。於是遂又斟上暖酒來。賈母笑道：「果然好聽麼？」眾人笑道：「實在好聽。我們也想不到這樣。須得老太太帶領著，我們也得開些心兒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還不大好，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！」便命斟一大杯酒，送給吹笛之人，慢慢的吃了，再細細的吹一套來。媳婦們答應了。方送去，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：「瞧了。右腳面上白腫了些。如今調服了藥，疼的好些了，也沒大關係。」賈母點頭歎道：「我也太操心！打緊說我偏心，我反這樣。」

說著，鴛鴦拿巾兜與大斗篷來，說：「夜深了，恐露水下了，風吹了頭，坐坐也該歇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偏今兒高興，你又來催。難道我醉了不成？偏要坐到天亮！」因命再斟來，一面戴上兜巾，披了斗篷，大家陪著又飲，說些笑話。只聽桂花陰裡又發出一縷笛音來，果然比先越發淒涼，大家都寂然而坐。夜靜月明，各人隨心想向，彼此都不禁有淒涼寂寞之意，半日方知賈母傷感，纔忙轉身陪笑，說話解釋，又命換酒止笛。尤氏笑說道：「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，說給老太太解悶兒。」賈母勉強笑道：「這樣更好，快說來我聽。」尤氏乃說道：「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：大兒子只一個眼睛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；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；四兒子倒都齊全，偏又是個啞吧。」

正說到這裡，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，似有睡去之態。尤氏方住了，忙和王夫人輕輕叫請。賈母睜眼笑道：「我不困，白閉閉眼養神。你們只管說，我聽著呢。」王夫人等道：「夜已深了，風露也大，請老太太安歇罷了，明日再賞。六月月色也好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時候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已交四更，他們姊妹們熬不過，都去睡了。」賈母聽說，細看了一看，果然都散了，只有探春一人在此。賈母笑道：「也罷。你們也熬不慣，況且弱的弱，病的病，去了倒省心。只是三丫頭可憐，尚還等著。你也去罷，我們散了。」說著，便起身，吃了一口清茶，便坐竹椅小轎，兩個婆子搭起，眾人圍隨出園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眾媳婦收拾杯盤，卻少了個細茶杯，各處尋覓不見，又問眾人：「必是失手打了，擱在那裡。告訴我，拿了磁瓦去交，好作證見；不然，又說偷起來了。」眾人都說，沒有打碎。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，也未可知。你細想想，或問問他們去。」一語提醒了那媳婦，笑道：「是了。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著，我去問他。」說著便找時，剛到了甬道，就遇見紫鵲和翠縷來了。

翠縷便問道：「老太太散了？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？」這媳婦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個茶鍾那裡去了，你倒問我要姑娘。」翠縷笑道：「我因倒茶給姑娘喝來著，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。」那媳婦道：「太太纔說，都睡覺去了。你不知那裡玩去了，還不知道呢。」翠縷和紫鵲道，「斷乎沒有悄悄睡去的，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。如今老太太走了，趕過前邊送去，也未可知。我們且往前邊找去。有了姑娘，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。你明日一早再找罷，有什麼忙的？」媳婦笑道：「有了下落，就不必忙了，明兒和你要罷。」說畢，回去查收傢伙。這裡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。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，賈母猶歎人少，又想寶釵姐妹家去，母女弟兄自去賞月，不覺對景感懷，自去倚欄垂淚。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，諸務無心，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，他從此去了；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著，無心遊玩；雖有迎春惜春二人，偏又素日不大甚合，所以止剩湘雲一人寬慰他。因說：「你是個明白人，還不自己保養。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，早已說今年中秋，要大家一處賞月，必要起詩社，大家聯句；到今日，便扔下僑們，自己賞月去了，社也散了，詩也不做了。倒是他們父子姪姪縱橫起來，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：『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？』他們不來，僑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！明日羞他們一羞！」

黛玉見他這般勸慰，也不肯負他的豪興，因笑道：「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，有何詩興！」湘雲笑道：「這山上賞月雖好，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。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沼。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，就是凹晶館。可知當日蓋這園子，就有學問。這山之高處，就叫凸碧；山之低窪近水處，就叫凹晶。這『凸』『凹』二字，歷來用的人最少，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，更覺新鮮，不落窠臼。可知這兩處，一上一下，一明一暗，一高一矮，一山一水，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。有愛那山高月小的，便往這裡來；有愛那皓月清波的，便往那裡去。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『窪』『拱』二音，便說俗了，不大見用。只陸放翁用了一個『凹』字，『古硯微凹聚墨多』。還有人批他俗，豈不可笑？」黛玉道：「也不只放翁纔用，古人中用者太多。如江淹《青苔賦》，東方朔《神異經》，以至《書記》上云『張僧繇畫一乘寺』的故事，不可勝舉。只是今日不知，誤作俗字用了。實和你說罷：這兩個字，還是我擬的呢。因那年試寶玉，寶玉擬了未妥，我們擬寫出來，送給大姐姐瞧了。他又帶出來，命給舅舅瞧過，所以都用了。如今僑們就往凹晶館去。」

說著，二人同下山坡，只一轉彎就是。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，直通著那邊藕香榭的路徑，只有兩個婆子上夜。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，與他們無干，早已息燈睡了。黛玉湘雲見息了燈，都笑道：「倒是他們睡了好，僑們就在捲簾底下賞這水月，何如？」

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。只見天上一輪皓月，池中一個月影，上下爭輝，如置身於晶宮殿室之內。微風一過，粼粼然，池面皺碧疊紋，真令人神清氣爽。湘雲笑道：「怎麼得這會子上船吃酒纔好！要是在我家裡，我就立刻坐船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正是古人常說的：『事若求全何所樂？』據我說，這也罷了，何必偏要坐船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得隴望蜀，人之常情。」

正說間，只聽笛韻悠揚起來。黛玉笑道：「今日老太太、太太高興，這笛子吹的有趣，倒是助僂們的興趣了。僂們兩個都愛五言，就還是五言排律罷。」湘雲道：「什麼韻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僂們數這個欄杆上的直棍，這頭到那頭為止，他是第幾根，就是第幾韻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倒別致！」

於是二人起身，便從頭數至盡頭，止得三根。湘雲道：「偏又是『三元』了。這個韻可用的少，你排律，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。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倒要試試僂們誰強誰弱，只是沒有紙筆記。」湘雲道：「明兒再寫，只怕這一點聰明兒還有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。」因念道：「三五中秋夕，」湘雲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情遊擬上元。撒天箕斗燦，」黛玉笑道：「匝地管絃繁。幾處狂飛盞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這一句『幾處狂飛盞』有些意思！這倒要對得好呢。」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誰家不啟軒？輕寒風剪剪，」黛玉道：「好對！比我的卻好，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，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詩多韻險，也要鋪陳些纔是。縱有好的，且留在後頭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到後頭沒有好的，我看你差不差？」因聯道：「良夜景喧喧。爭餅嘲黃髮，」湘雲笑道：「這句不好，杜撰。用俗事來難我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，『吃餅』是舊典。《唐書》，《唐志》，你看了來再說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也難不倒，我也有了。」因聯道：「分瓜笑綠媛。香新榮玉桂，」黛玉道：「這可實實是你的杜撰了！」湘雲笑道：「明日僂們對查了出來，大家看看，這會子別耽擱工夫。黛玉笑道：「雖如此，下句也不好。不犯又用『玉桂』『金蘭』等字樣來塞責。」因聯道：「色健茂金萱。蠟燭輝瓊宴，」湘雲笑道：「『金萱』二字，便宜了你，省了多少力！這樣現成的韻，被你得了。只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。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不說『玉桂』，我難道強對個『金萱』罷？再也要鋪陳些富麗，方是即景之實事。」湘雲只得又聯道：「觥籌亂綺園。分曹尊一令，」黛玉笑道：「下句好。只難對些。」因想了一想，聯道：「射覆聽三宣。骰彩紅成點，」湘雲笑道：「『三宣』有趣，竟化俗成雅了。只是下句又說上『骰子』！」少不得聯道：「傳花鼓盪喧。晴光搖院宇，」黛玉笑道：「對得卻好。下句又溜了，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嗎？」湘雲道：「究竟沒說到月上，也要點綴點綴，方不落題。」黛玉道：「且姑存之，明日再斟酌。」因聯道：「素彩接乾坤。賞罰無賓主，」湘雲道：「又說他們做什麼？不如說僂們。」因聯道：「吟詩序仲昆。構思時倚檻，」黛玉道：「這可以入上你我了。」因聯道：「擬句或依門。酒盡情猶在，」湘雲說道：「這時候了！」乃聯道：「更殘樂已闋。漸聞語笑寂，」黛玉說道：「這時候，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。」因聯道：「空剩雪霜痕。階露團朝菌，」湘雲道：「這一句怎麼葉韻？讓我想想。」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夠了，幸而想出一個字來，不然，幾乎敗了！」因聯道：「庭煙斂夕樞。秋湍瀉石髓，」

黛玉聽了，不禁也起身叫好，說：「這促狹鬼！果然留下好的。這會子方說『樞』字，虧你想得出！」湘雲道：「幸而昨日看《歷朝文選》，見了這個字。我不知是何樹，因要查一查，寶姐姐說：『不用查，這就是如今俗叫做「朝開夜合」的。』我信不及，到底查了一查，果然不錯。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樞」字用在此時更恰，也還罷了。只是『秋湍』一句，虧你好想。只這一句，別的都抹倒，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，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。」因想了又想，方對道：「風葉聚雲根。寶婺情孤潔，」湘雲道：「這對得也還好。只是這一句，你也溜了。幸而是景中情，不單用『寶婺』來塞責。」因聯道：「銀蟾氣吐吞。藥催靈兔搗，」黛玉不語，點頭半日，遂念道：「人向廣寒奔。犯斗邀牛女，」湘雲也望月點首，聯道：「乘槎訪帝孫。盈虛輪莫定，」黛玉道：「對句不好合掌，下句推開一步，倒還是『急脈緩受法』。」因又聯道：「晦朔魄空存。壺漏聲將涸，」

湘雲方欲聯時，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：「你看那河裡，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？敢是個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可是又見鬼了！我是不怕鬼的，等我打他一下。」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，向那池中打去。只聽打得水響，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，散而復聚者幾次。只聽那黑影裡嘎的一聲，卻飛起一個白鶴來，直往藕香榭去了。黛玉笑道：「原來是他。猛然想不到，反嚇了一跳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正是這個鶴有趣，倒助了我了！」因聯道：「窗燈焰已昏。寒塘渡鶴影，」

黛玉聽了，又叫好，又跺足，說：「了不得！這鶴真是助他的了。這一句更比『秋湍』不同，叫我對什麼纔好？『影』字只有一個『魂』字可對。況且『寒塘渡鶴』，何等自然，何等現成，何等有景，且又新鮮，我竟要擱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大家細想就有了，不然，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。」黛玉只看天，不理他，半日，猛然笑道：「你不必撈嘴，我也有了，你聽聽。」因對道：「冷月葬詩魂。」

湘雲拍手讚道：「果然好極，非此不能對。好個『葬詩魂』！」因又歎道：「詩固新奇，只是太頹喪了些！你現病著，不該作此過於淒清奇詭之語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不如此，如何壓倒你？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，笑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，果然太悲涼了，不必再往下做。若底下只這樣去，反不顯這兩句了，倒弄的堆砌牽強。」二人不防，倒嚇了一跳。細看時不是別人，卻是妙玉。二人皆詫異，因問：「你如何到了這裡？」妙玉笑道：「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，又吹得好笛，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。順腳走到這裡，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，更覺清雅異常，故此就聽住了。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，有幾句雖好，只是過於頹敗淒楚。此亦關人之氣數，所以我出來止住你們。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，滿園的人俱已睡熟了，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。你們也不怕冷了？快同我來。到我那裡去吃杯茶，只怕就天亮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！」

三人遂一同來到蘊翠庵中。只見龕焰猶青，爐香未燼，幾個老婆婆也都睡了，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。妙玉喚起來現烹茶。忽聽扣門之聲，小丫鬟忙開門看時，卻是紫鵲翠縷和幾個老嫗，來找他姊妹兩個。進來見他們正吃茶，因都笑道：「叫我們好找！一個園子裡走遍了，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。那小亭裡找時，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。我們問他們，他們說：『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，後來又添了一個人，聽見說，大家往庵裡去。』我們就知道這裡來了。」

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，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，將方纔的詩，命他二人念著，遂從頭寫出來。黛玉見他今日分高興，便笑道：「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，我也不敢唐突請教。這還可以見教否？若不堪時，便就燒了；若或可改，即請改正改正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也不敢妄評。只是這纔有二〇二韻。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句已出，再續時，倒恐後力不加。我竟要續貂，又恐有玷。」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，今見他高興如此，忙說：「果然如此，我們雖不好，亦可以帶好了。」妙玉道：「如今收結，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。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，且去搜奇怪，一則失了僂們的閨閣面目，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。」林史二人皆道：「極是。」妙玉提筆微吟，一揮而就，遞與他二人道：「休要見笑。依我必須如此，方翻轉過來。雖前頭有淒楚之句，亦無甚礙了。」

二人接了看時，只見他續道：

香篆銷金鼎，冰脂膩玉盆。簫聲嫠婦泣，妾侍侍兒溫。空帳悲金鳳，閒屏設彩鴛。露濃苔更滑，霜重竹難扞。猶步縈紆沼，還登寂歷原。石奇神鬼縛，木怪虎狼蹲。轟轟朝光透，眾眾曉露屯。振林千樹鳥，啼谷一聲猿。敗熟焉忘徑？泉知不問源。鐘鳴隴翠寺，雞唱稻香村。有興悲何極！無愁意豈煩？芳情只自遣，雅趣向誰言？徹旦休雲倦，烹茶更細論。後書「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〇五韻」。

黛玉湘雲二人稱讚不已，說：「可見僂們天天是捨近求遠。現有這樣詩人在此，卻天天去紙上談兵！」妙玉笑道：「明日再潤色。此時已天明了，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。」林史二人聽說，便起身告辭，帶領了丫鬟出來。妙玉送至門外，看他們去遠，方掩門進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翠縷向湘雲道：「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著僂們睡去呢。如今還是那裡去好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順路告訴他們，叫他們睡罷。我這一去，未免驚動病人，不如鬧林姑娘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走至瀟湘館中。有一半人已睡去。二人進去，卸粧寬衣，盥洗已

畢，方上床安歇。紫鵲放下綉帳，移燈掩門出去。

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，雖在枕上，只是睡不著。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，常常不眠的，今日又錯過暎頭，自然也是睡不著。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。黛玉因問道：「怎麼還睡不著？」湘雲微笑道：「我有個擇席的病，況且走了困，只好躺躺兒罷；你怎麼也睡不著？」黛玉歎道：「我這睡不著，也並非一日了！大約一年之中，通共也只好睡□夜滿足的覺。」湘雲道：「你這病就怪不得了！」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